

世界建筑师

三大师 与魔的搏斗 三作家

[奥地利]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Baumeister
der Welt

北京燕山出版社

Baumeister
der Welt



世界建筑师

[奥地利]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建筑师／(奥)茨威格著；高中甫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12

ISBN 7-5402-1658-1

I . 世… II . ①茨… ②高… III . 作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 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021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世界建筑师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6.5 印张 52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50 元



Baumeister
der Welt



世界文学文库（全译本）

- | | | |
|--------|--------------|---------|
| 简·爱 | 鲁滨逊漂流记 | 十日谈 |
| 羊脂球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吉莉芭拉 |
| 茶花女 | 福尔摩斯探案集 | 名利场 |
| 雾都孤儿 |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 | 九三年 |
| 红与黑 |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 笑面人 |
| 嘉莉妹妹 | 基督山伯爵(上下) | 理智与情感 |
| 双城记 | 悲惨世界(上下) | 雪国 |
| 漂亮朋友 |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 睡美人 |
| 伊利亚特 | 安徒生童话集 | 罪与罚 |
| 奥德赛 | 格林童话集 | 瓦朗蒂娜 |
| 审判 城堡 | 莎士比亚喜剧集 | 幽谷百合 |
| 一生 | 莎士比亚悲剧集 | 萌芽 |
| 热爱生命 |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 | 铁蹄 |
| 呼啸山庄 |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 | 儿子与情人 |
| 猎人笔记 | 少年维特之烦恼 | 一个女人 |
| 白鲸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珍妮姑娘 |
| 百万英镑 | 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下) | 虹 |
| 忏悔录 | 战争与和平(上下) | 白衣女人 |
| 伊索寓言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 爱的教育 |
| 飘(上下) |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 昆虫记 |
| 卡门 | 金银岛 化身博士 | 傲慢与偏见 |
| 圣经的故事 | 大卫·考波菲尔(上下) | 变形记 |
| 套中人 | 汤姆·索亚历险记 | 麦琪的礼物 |
| 海底两万里 |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 克莱芙王妃 |
| 神秘岛 |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夜色温柔 | 魔沼 |
| 包法利夫人 |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 怪异故事集 |
| 浮士德 | 汤姆叔叔的小屋 | 培根随笔集 |
| 罗亭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 马丁·伊登 |
| 巴黎圣母院 |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 母亲 |
| 贵族之家 | 丰饶之海(上下) | 特莱庇姑娘 |
| 黑桃皇后 | 苦难的历程(上下) | 平家物语 |
| 苔丝 |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 普希金诗选 |
| 三个火枪手 | 绞刑架下的报告 | 娜娜 |
| 个人的体验 | 道林·格雷的画像 | 格列佛游记 |
| 小妇人 |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 红字 |
| 王子与贫儿 | 八十天环游地球 | 草叶集(上下) |
| 最后一课 | 叶甫盖尼·奥涅金 | 复活 |
| 人间食粮 | 美国的悲剧(上下) | 一千零一夜 |
| 爱玛 |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 | 背德者 窄门 |
| 豪夫童话全集 | 卡斯特桥市长 | 海上劳工 |
| 名人传 | 唐吉珂德(上下) | 世界建筑师 |

前 言

喜欢文学的人,特别是喜欢外国文学的人,斯·茨威格这个名字对他们决不是陌生的,他的那些小说,如《灼人的秘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早为他们所熟知和喜爱。这位奥地利作家的作品,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零星地介绍到中国,但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才在中国的文艺春天里露出峥嵘。二十多年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译成中文,且有多种译本。粗略地统计,茨威格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和中短篇均已全部译成中文,他的多部传记以及散文、游记和书信亦已有中文译本。茨威格曾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份简历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接受。”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的这个夙愿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斯·茨威格一八八一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开办一家纺织工厂,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的殷实富有使茨威格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一八九八年茨威格十七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此后几年他相继在小说、戏剧以及传记领域进行尝试并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标志他形成自己创作风格并赢得荣誉的是他一九一一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它有一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内收《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称,这个集子的小说才使茨威格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这部作品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表达了他艺术上的追求:即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从中也可以明显感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促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之间的杀戮,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必

然用笔来进行抗争。一九一六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并在此后写出了以反对战争、控诉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桎梏》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而告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民族间杀戮的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可他获得的更多。一九二六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做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时光之后,突然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战后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关于九位大作家的散论,并由此组成了《世界建筑师》;另外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如《约瑟夫·福煦》(1929)、《德博尔德—瓦尔摩尔》^①(1931)、《玛丽·安东内特》(1932)以及稍后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哀》(1934)等。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在小说集《热带癡狂症》和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中,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这方面的才能。与小说集《初次经历》一起,这三部小说集被作者称之为“链条小说”。《初次经历》主要写的是儿童期,《热带癡狂症》(内收《热带癡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写人的成年期,《情感的迷惘》(内收《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则写的是人的老年期,它们构成人的一生的一条链条。《初次经历》写的是激情—情欲,但不是儿童的,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被激情—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他们尚不解的“灼人的秘密”。在《热带癡狂症》中作者展示的是在激情—情欲驱使下,成年男女不由自主地犯下的“激情之罪”。在《热带癡狂症》一书里,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其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在激情—情欲的左右下或遭遇意外事件打击时的心态和意识的流动。茨威格用自己的话表明了他创作这些作品的意图,他说,他是来展现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系的经历,是带有精神分析的印记的,并称“他的固有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

^① 德博尔德—瓦尔摩尔(1786—1859),法国女诗人,波德莱尔,魏伦都一度受她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中断了茨威格创作上的高峰期,随着一九三八年他的祖国奥地利被吞并,茨威格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受灭绝人性的杀戮,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他已成为亡国之人。尽管遭受着流亡生活的颠沛流离之苦,精神上的折磨,茨威格在此期间仍勤奋地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其中有《玛丽亚·斯图亚特》、《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麦哲伦》以及他生前惟一完成的长篇小说《焦躁的心》^①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茨威格陷入一种空前的悲观和痛苦之中,他把这称做是地狱和炼狱的时代。一九四一年他经美国前往巴西,在圣保罗附近定居下来。他在这里生活的近半年时间里,完成了他的自传《昨天的世界》和他的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尽管他身居巴西,可欧洲的血雨腥风却笼罩着他的心灵,战争的阴影在窒息他。他是一个焦急的人,他知道曙光的到来,但却无法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于是这位“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与妻子一道弃世而去,留下了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用自己的生命对战争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茨威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他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这使他在世界传记文学领域里理所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传记作品里,茨威格把众多的历史人物纳入他的笔下,其中有王室人物玛丽·安东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有政治权术家约瑟夫·福煦;有宗教改革家,中世纪人文学者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卡斯特里奥;有航海家麦哲伦、阿美利哥;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更多的则是作家、诗人,他为凡尔哈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蒙田等人都写了专集。此外,他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发表了分别题为《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和《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三部传记。这样他完成了他称之为“精神类型学”的写作计划,并给这三本著作标上一个总的标题:《世界建筑师》。在茨威格看来,这九位

① 除了《焦躁的心》,在他的遗稿里发现一部长篇的手稿,经整理八十年代出版,被整理者冠上《醉心于变形》的标题,有两个中文译本,分别题为:《富贵梦》、《青云无路》;除此还发现一部长篇的片断,经整理也在八十年代出版,冠有《阿拉丽莎》的标题。

精神类型不同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建筑师。

在《三大师》中,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是叙事文学的天才,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在论述他们时,不是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而是紧紧抓住他们最本质最重要的,是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是他们各自生活和创作中举之则目张的纲。在《巴尔扎克》中,茨威格把生于拿破仑时代晚期的巴尔扎克看做是用笔来征服世界的拿破仑,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上的雄心成了他创作的驱动力,他生活的激情,这是一种主宰他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激情。他锲而不舍,紧紧盯住这个目标,在创作中他忘掉了现实,耽于自己构建的世界里。为此,他不断地用咖啡来刺激自己的神经,每天工作甚至达到十八个小时。他的写作不是一种劳动,而成了梦幻和陶醉,他成了如茨威格在他另一部长篇传记《巴尔扎克》中所说的“写作机器”。他孜孜不倦地沉湎于创作,用他的笔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由“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共九十多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用这部巨著构建了一个时代,它成为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一座最大的人类文献书库。

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置放到拿破仑时代这一背景中,去破解他创作激情的密码;也基于此,他在《狄更斯》中紧紧把握住狄更斯所生活的时代,这个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的时代”而在茨威格看来是一个没有气魄没有激情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在位)。这个时代需要的艺术如茨威格在书中写到的:“必须是有助于消化的。这种艺术不能干扰,不能以狂热的感情鼓动人,只能进行抚慰和用手轻挠。它只可能是多愁善感的,而不是悲剧性的。人们不愿意看到恐惧……”狄更斯就是被这样一种时代需求所控制的伟大作家。他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成就,然而却没有做出他的天才所应做出的伟大业绩。狄更斯出身贫苦,他憎恶上层社会,但他不想进行改革;他的作品有民主的思想,但决不激进,如茨威格在文中形象地写道,他只想在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荆棘过分尖利并刺得人痛疼难忍的地方把荆棘磨掉。狄更斯创作的宗旨就是去帮助弱小者,给生活于灾难和痛苦中的不幸的人以欢乐。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能从芸芸众生中捕捉住自己的人物,能从平凡甚至平庸

的现实中发现自己珍视的宝物；他的非凡的文学才能从灰色的生活中发现了诗，使卑微的存在变得丰富多彩。他不擅长也写不好悲剧，他只靠幽默使人愉悦，为世界增添欢乐。这个维多利亚时代造就了狄更斯，使他成为千百万人无比喜爱的伟大作家，同样也是这个时代束缚住了他的思想他的手脚。如茨威格形象地写到：狄更斯是小人国里的一个现代的格列佛。

在《三大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篇幅最长的一篇，也是茨威格怀着强烈的激情写就的。一九一六年二月八日，他在致赫·黑塞的信中称，这本书凝聚着他三年的劳动和心血。

比起巴尔扎克，特别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更富戏剧性，经历更为坎坷，命运也更残酷。茨威格把他六十年的生活看做是一场与命运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并把自己对命运的操纵权交还给了命运；茨威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是一个最完善的矛盾产物，是人类中，也是艺术中的一个伟大的二元论者。“淫欲产生纯洁，罪行产生伟大，喜悦产生痛苦，而痛苦又产生喜悦。矛盾永远都是互相牵连的。他的世界横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茨威格用诗一样的语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了散文化而非学究式的论述，并把他的笔深深掘进俄罗斯这位伟大作家的灵魂，去解读他所创作的艺术人物和他用笔所构建的世界：他毁灭自己，为了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人类得以出现；他痛苦地生活，发掘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找到上帝，找到生活的意义；他抛弃一切知识，是为了一个新的人类。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在《与魔的搏斗》中，茨威格把三位人世际遇相似，内心世界相近的德国作家集在一起，而尤为重要的，他们都同受一种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力量支配，即是茨威格称之为魔的力量。他把这个集子冠上《与魔的搏斗》，这使我们对魔这个字的意义有所理解，明白了它的涵义，我们也就清楚了茨威格笔下这三位遭遇坎坷、命乖运蹇，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但却茕茕孑立的作家了。

魔这个字的原文 Dämon，源自希腊语拉丁语，指的是一种通过经验无法理解的，幽灵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显然把这个标题译为《与恶魔的搏斗》或《与魔鬼的搏斗》是不妥的。到基督教建立之后，Dämon 这个字才有了另一个意义：恶魔或魔鬼。同样译为《与精灵的搏斗》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一方面精灵会使人想到一种具有某种形体的形象，另一

方面也易与灵魂、精神之类的概念联在一起，它远没有表达出这个字在这里的涵义，即是一种不为人的理性所控制而是控制人的理性的力量。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把 Dämon 译为魔，不应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在梵文里 Mara 一般译为魔，是“扰乱”、“破坏”、“障碍”之意，它只有否定的意义；而 Dämon 除了是一种破坏的力量，还具有一种创造的力量。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多次就这个字的意义做了解释。在一八三一年三月八日，他说：“Dämon 在诗里到处都显现，特别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这时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它超越一切作用而起作用。”^① 他把莫扎特、巴格尼尼、拜伦，甚至拿破仑都称之为 Dämon 式的人物。可以看得出来，歌德对 Dämon 的理解近似天才、灵感、本能，这与茨威格的认识有共同点，但并不一致。茨威格在他《与魔的搏斗》所写的《作者的话》中对 Dämon 做了这样的解释，他写道：“我把那种每个人原始的、本性的、与生俱来的躁动称为魔，这种躁动使人脱离自我、超越自我，走向无穷、走向本质，就好像自然把它原始混沌中一个不安定又不可摆脱的部分留在每一个灵魂之中，而这部分又迫切地回到超人的、超感觉的环境之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灵魂中不安定又不可摆脱的魔性的东西，是一种推向毁灭的力量，但对高层次的人来说都起着一种创造性的作用。茨威格认为，这个魔只有降服它时，才是一种友好的促进力量（他把歌德看做是驯服魔的典范人物），否则就是一种破坏力量，当人败下阵时，危险就会随之而至，“因为魔只须通过无情地毁灭瞬间的、尘世的东西，通过毁灭它寄居的肉身，才能回到它的故乡，它的本质，回到永恒”驱使人们朝命运的暗礁撞去。在茨威格眼中，德语文学中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是最有魔性的典型形象，当魔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时，便显现出魔的激情的特征，便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迷幻艺术，“这是痴迷狂热的创作，是精神战栗沸腾的飞跃，是战斗和爆炸，是高潮和迷醉，是疯狂，是……神圣的放纵。”这三位作家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创作出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也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被推向了毁灭，他们都终身未娶，都没有家庭、子女，他们的精神也都终身处于崩溃的边缘并也都非常正常地弃世而去：荷尔德林晚年一直陷入精神错乱状态直至去世，克莱斯特自杀身亡，而尼采则精神错乱而死。他们都是如茨威格所说的：“他们猛烈地冲破生活的界限，反叛地打破一

① 此系朱光潜先生的译文；但朱先生把歌德用的这个字译为精灵，恐不妥。

切形式并在心醉神迷之中毁灭了自己。”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五年分别完成了《三大师》和《与魔的搏斗》之后，茨威格在一九二八年把《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传记性文论集在一起，冠上《三位作家的生平》（本译文集简译为《三作家》）。与被魔所驱动的悲剧性气质的《与魔的搏斗》不同，也和描述叙事文学的巨匠，用自己的笔建造了与现实世界并存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三大师》相异，茨威格在《三作家》中回到作家本身，对他们说来，重要的不是去摹写现实存在，不是去描绘外部的宏观世界；而是去展示自己，去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创作在塑造在描绘的同时，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已溶入其中。不必说他们的自传了，如卡萨诺瓦的《我的一生》，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亨利·布吕拉尔的一生》、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就是在他们所塑造的重要艺术形象中都有着不少他们本人的成分。

把卡萨诺瓦与司汤达、托尔斯泰放在一起，这乍一看来是令人惊讶的，怎能将卡萨诺瓦这个登徒子、猎艳者、大骗子——当然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与天才的伟大的文学巨匠司汤达、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正如茨威格在该书的《作者之话》所一再申明的，他们不在一个水平上，不在一个等级上，然而他们属于同一精神类型，是同一精神类型的不同等级的形态。卡萨诺瓦代表是初级的，最低等的，原始的阶段，即质朴的阶段；司汤达则在自我的展示上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即心理学阶段；而托尔斯泰在自我观察上达到了社会性的伦理学和宗教性的高级阶段。翻开他们三个人的作品，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卡萨诺瓦讲述的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所遭遇的，他叙述的只是生活的表象，事件的进程；不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不涉及人的精神活动；不去感受、不去自省、不去剖析。他怎样地生活过，便怎样地把它写下来。在司汤达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叙述，而是对自己对人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并使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这即是说要从心灵上去加以认识。从心理学角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多人物的内心进行阐释对其精神活动密码进行解读。司汤达本人说过：“我的职业是人的心灵的观察家”，这里还应当补充一句，他也是人的心灵的解析者。他从心理学艺术中得到了最大的愉悦，他的心理学艺术也为他赢得身后的巨大荣誉。这种自我外化的艺术，茨威格称之为研究自我的主观主义艺术。在托尔斯泰身上这种艺术达到最高级的形式，他把心理上的自我探索与对社会的道德的探

索结合在一起，如茨威格称的“双重观察”，而这种探索已远远超出了卡萨诺瓦暴露狂般的自我裸露，也超越了司汤达的旁观般的好奇的自我研究，在托尔斯泰这里，已上升到一种“道德性的自我检验，也就是自我审判”；这不仅需要深邃的目光，更需要一种超越常人的勇气和自己加于自身的一种几乎难以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茨威格把“精炼、浓缩和准确”作为自己传记创作的准则，但他并不稽古挾微，旁征博引，露才扬己，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不是出之文献资料，而是惟一出之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这里他用塑造这个词，而不是叙述或者介绍。正因如此，在这部《世界建筑师》——也在他的其他一些传记作品——里，茨威格怀着一种炽烈的激情，以多彩的文笔，为我们描述的如其说是他们的生平，不如说是在塑造出他们的艺术形象。茨威格对一个人生平中外在的、无关宏旨的、可知也可以不知的并不看重，重要的是他要展示出这些大师的独特之处和复杂的幽暗的精神世界，这也就使这部《世界建筑师》有了自己的特色，受到了评论界的看重，为他赢得世界性的赞誉。这部传记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我们理解这些大师们的生平和内心世界有所帮助，更是我们了解茨威格本人的文艺观和他的美学思想的必读之作。

高中甫

二〇〇四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高中甫(1)
----------	--------

三大师

作者的话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3)
巴尔扎克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5)
狄更斯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28)
陀思妥耶夫斯基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49)

与魔的搏斗

作者的话	潘 璐译(129)
荷尔德林	潘 璐译(139)
克莱斯特	任国强译(213)
尼采	郭颖杰译(265)

三作家

作者的话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317)
卡萨诺瓦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327)
司汤达	高中甫译	(380)
托尔斯泰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433)

三大师

作者的话

尽管这三篇论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之间完成的,可把它们收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偶然。这三位伟大的和在我看来是十九世纪独特的小说家,他们正是通过他们的个性互为补充并且也许把叙事的世界塑造者,即小说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十九世纪的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当我把他们置于首位时,决不是对歌德,戈特弗里德·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一些个别作品的伟大性有所忽视,这些作家的某些个别作品经常远远超越了,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该被剔除的作品。我相信,必须去明确地确定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和小说家(Romancier)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区别。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在最高的意义上只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一个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世界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致使他们和它们不仅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是鲜明的,有着那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这样我们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能说: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更斯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这些艺术家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的大量人物形象如此统一地展示出了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以致借助他而成为世界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这种最内在的法则,这种隐于它们统一中的性格构成就是我这本书的重要的探索,它的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万有的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从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者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以自己的尺度锁定它的界限和它